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公雅著清之聲欬  
間皆成珠玉宋臨川王劭義我慶軒其  
雋永者為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  
珍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受其談  
鋒而搯觚者亦授為菁其條信乎其  
之有味也已然以愚管評之纂言要在



垂訓之不足訓雖新何関今劉書別類  
有離而去之者又而載務奇僻或遠于人  
情與正史多乖刺不知何所折衷遂以  
為按母之溺於所嗜而弗遑深考與  
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欣畧  
不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  
乎多友焦弱侯氏是絕世沒於書無

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義之軒  
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心踵新語者皆  
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日移而  
增換更正類以八馬既成題曰欵林示予  
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之曰嗟乎博  
哉美矣以視劉氏而纂雜言簡少似  
不逮然絕無叛道不經之談所稱引固多



秘阮然皆參伍有微非臆說非可標尤  
為可遵可作也大都劉氏至在輔法  
弱侯欲以為訓言自今名微存是也  
行自可與之氣路揚鑿亦何須銖兩於上  
中下駟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  
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聞見博人何  
足曰嗟夫欲治道之真則心之固措阮

難以示人而人亦未易信受也其散見而  
為字謬文字之華者乃世而後聞習又  
日趨而奔走者也又不因而利導之則  
終焉所與能幾善乎蓋伯玉步顏  
園之傳衛太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波  
且為嬰兒者必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所  
睦者必與之為無所睦彼且為無所睦者必



與之為無崖惟期達之以入於無疵  
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  
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順世化  
俗之心蓋法之然矣又何疑於弱侯予於  
弱侯為同好嘗得其所以用心因復舉之  
為覽者去俾毋淺之乎觀此書者云

萬曆丁亥中秋友人魏汝修書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鉤玄  
提要動侔古人每披書當賞會  
与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  
輒手裂赫蹏細書而貯之絲、摠  
摠如禁嚮在厨碎錦在笥未有  
秩敘最後除自言者別為筆乘



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  
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世說標目  
稍之裒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  
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  
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  
復徵引其端世說一書起玄致  
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

集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  
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至庸  
考索而百氏藝文可一披閱間得  
之古人嘉交似無遺矣夫弱侯賦  
頽異資志聖賢學茲詎侈誇浮而  
抑性道哉第欲好修之士廣聞見  
而師于心可罷否惟哲共規無徒為



世俗汶之緇也藉令閭閻閹博碩  
狹以自廣亦淺衰落劣等耳性載  
籍多而傳弱侯舌而錄也噫援古  
而示訓乃即恥獨為君子者其功  
偉矣弱侯真者道之士乎哉余不  
佞踵孝士龍之剖刷而益鋟之以  
廣其傳云

起氏其亦知弱侯者哉

萬曆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

甫識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軌法後  
世顧具散逸紀載中而簡冊浩  
不啻如象緯川嶽即窮搜博獵未  
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  
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誠率泯々  
無聞惡用文為涉臨川王掇拾漢

金陵徐智督刊



東魏晉諸名流所譚謔華為新語  
至今修辭者珍之然玄言雅尚標  
群絕俗殊涉古所未逮斯亦奇矣  
所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  
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曷足  
為要典迺今焦弱侯氏攬百家獵  
千古言者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

之菁華掇羣書之芳潤乃詳於  
倫紀而略於地輿該及品彙而  
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注々  
而在指不歷然此其於世說又不  
知為孰多夫化工造物臭腐變  
為神奇醫國玉蓄藥溲勃皆以治  
療是編雖王采輯非自發其所



蘊而托契神遊何人非我一經編  
纂便寄精光吾徒手是書即景  
行先括茲焉載途潛窺秘奧茲  
焉啓牖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  
乎將在斯乎若含英咀華博  
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  
論筆乘即以此知弱疾可也孟

雨

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之貞

畫識





焦氏類林目錄 并題

一卷

編纂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師友

二卷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慎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三卷

政事

文學

四卷

焦氏類林目錄

幹局

賞譽

品藻

風惠

警悟

五卷

豪爽

任達

寵禮

企羨

仕宦

棲逸

遊覽

傷逝

六卷

術解

書法

巧藝

兵策

容止

簡傲

汰侈

矜率

詆毀

排調

假譎

紕漏

惑溺

七卷

象緯

形勝

節序

宮室

冠服

食品

酒茗

器具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熏燎

草木

鳥獸

八卷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  
顛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曾臆又不能舉其  
全為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亾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



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  
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  
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  
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  
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僻之溝中之斷文以  
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  
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遺  
爲博雅之訖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  
故綴之卷首

萬曆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



建業 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編纂

劉孔才黃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  
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  
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  
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予



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王勰字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為要略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

代無次 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

無一字肆筆

劉昫唐書

南唐馮贇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為一書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



者不至束手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

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

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卽合爲

一編前後凡數十冊

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

廷珪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

野乘序

君臣

虞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

網上合黃極其施光明

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且也

尸子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  
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  
皆州選舉翼佐帝德

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  
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囓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  
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

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闇  
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湟

里且東門虛南門螭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

治天下而天下治

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  
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扈氏服

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賈傳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亾也巳以此告王矣

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巳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遂見之呂覽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劉晝新論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臣不重賚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



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  
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  
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  
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呂氏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  
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  
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  
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韓非子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  
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

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必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說苑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



又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歾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歾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歾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惰懈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春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第



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公孫龍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呂氏春秋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韓非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躒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躒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



亦難乎蒯賸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  
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  
者歿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歿之  
遂驅車入歿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歿之我有治長  
可母歿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束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  
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  
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暴爲天下戮今皇  
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

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

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  
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  
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  
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  
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  
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新序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  
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  
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  
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  
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  
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  
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  
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  
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  
害乎國家哉

新序

墨者有鉅子腹躡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  
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躡對曰  
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  
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今  
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呂紀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  
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  
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  
慍曰謔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



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

甲首

呂紀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亾其用子之謁申子辟

舍請罪

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聖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韓詩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

呂氏春秋

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呂氏春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  
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  
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說苑  
王斗修道不仕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  
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  
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  
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王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  
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  
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  
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

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  
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  
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  
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  
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  
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  
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  
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新序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日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湫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孟子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新語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母得以粟於是倉無糝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噉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賈太傅新書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編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



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

呂氏春秋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鞀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史丹傳

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

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敘傳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鄭崇傳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



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范曄漢書

帝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譏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潛夫論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甘肥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范曄漢書

陳蕃上疏曰今京師賢賢道路誼譁言疾覽曹節等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



西耽祿畏害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魏志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耗筆耳

魏書

張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昭傳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皆

大驚悚

吳曆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



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  
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華陽國志

齊高帝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  
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  
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  
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卽日除儀曹每建  
議訪問前事休源卽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  
任昉謂之孔獨誦

梁書

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夏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筋常醉  
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梁書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  
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  
非常人所及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  
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掣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  
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  
何罪弼具狀以聞帝竒而可其奏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大苦



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濟坐賊當歿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歿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

從之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叅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李德裕諫論

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

曰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

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

得寢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

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

卮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袂衣無害也



范文正一日見玉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父子

賢母附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戴禮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搜神記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趙簡子盡召諸子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歲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



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

陸生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嘗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史記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

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

衰張氏興矣

班固漢書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平當爲相上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起受侯印還臥而死



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

去之

范曄漢書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  
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  
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哢叱  
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  
老父不免勤苦

嵇紹敘

焦華父遺嘗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  
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

常父食而病愈

孝子傳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  
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  
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  
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  
損吾家者必汝也

江表傳

王昺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之曰  
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  
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魚尾類本 卷之一 三十五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二百書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  
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  
矣吳主曰何爲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  
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  
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  
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鄭緝孝子傳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

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  
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况出糞土之  
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  
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  
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  
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  
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



略敘胃懷 齊書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衣敝多虱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為孝泌以別之 齊春秋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罷社 蕭廣濟孝子傳

韓靈敏早喪父其兄靈珍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與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沈約齊記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 宣室志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鳥曠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梁書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梁書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為



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

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新唐書來濟傳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

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候之橫子儀歎息語

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

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

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遜精草隸

皆得父一絕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

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晁氏客語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

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

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

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

得乎世以劉言為當

鄭玄之子益恩赴黃巾之難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

似已名之曰小同



雋不疑爲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  
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  
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  
號義成夫人

事物紀原

鍾士季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  
其次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  
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監

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其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  
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吳錄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  
北角當先受敝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  
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  
引退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晉書

秦嬖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亾教訓六子動  
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尚  
如此我亾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  
白母請客旣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



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煥之教流於三世

華陽國志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拜受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釀酒年八十九卒

華陽國志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

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宋書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

唐書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  
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  
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  
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  
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毋  
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  
談咲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毋乃還室蒙袂而泣終  
日不食

### 兄弟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  
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  
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  
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  
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  
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  
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  
郡中翕然稱之

許荆傳

田輝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



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  
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  
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  
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  
歔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  
綬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  
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風俗通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  
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悽手不能舉  
大自恡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真兄弟也

風俗通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邸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  
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  
亾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  
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  
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杜預汝南記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  
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使兄住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療遂歿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謔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晉書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

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崔鴻

前涼錄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謂勃曰顛隨兄得間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顛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



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  
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  
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綬兄弟五人至  
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

蕭子範別傳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  
曰阿鴻已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  
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

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  
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與寧里謁大明宮  
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璘  
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  
家 宋祁唐書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  
子景鴻爲龍文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  
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



文攷詣其家勞問之

汜毓字稚春奕世儻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  
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中興書

夫婦令媛附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  
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  
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  
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

妻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遂以烏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  
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頌之  
禮也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  
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  
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高士傳



柳下惠妻誅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  
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  
能厲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列女傳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  
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  
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歿

九域志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費清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

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巴寡婦清傳

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主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  
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  
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  
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  
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  
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楊敞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  
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  
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旣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

隱遯

列女傳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世家豐豪裝遣

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嬾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李固三子基茲爨爨時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知禍將作喟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爨託言還京師有頃州郡收基茲皆歿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戚其在君矣成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

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孫會稽錄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爲兖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



爲作上

魏志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魏志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邪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琅邪卽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

衡還郡

吳錄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晉書列女

傳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亾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裴景

仁前秦記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畊於前妻鋤於後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詩品○令暉有才思

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錄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為志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為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



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

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醞

兒面呪曰取桃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

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

作允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虞世南史略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

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

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為參軍備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

詩書清婉辛切辛統柔集序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

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

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已

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為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

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戶部慰諭再三乃曰

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

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

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幽閒鼓吹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亾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



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益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歿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歿

師友

南榮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

賈太傅新書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呂紀○畏如禮畏厭溺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  
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  
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  
曰敬聞命矣祛衣往受業

韓詩外傳

鄭玄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  
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  
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  
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  
而興遂固辭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  
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  
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



魚氏類林 卷之二  
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  
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覺之  
晚也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  
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

附近朱藍

漢記

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泰傳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蠶月  
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  
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  
以加師訓之責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  
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  
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  
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  
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  
孔氏那得成

論語摘輔象

許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  
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



音爲政事齊快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  
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  
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  
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成市

何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於南郭外立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  
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  
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亾末廼躬推鹿車載奉  
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  
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  
知得土而已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  
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歿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  
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露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醢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邪謙聞之惕然自厲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死尋訪醫吳中疾革輿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樵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歿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歿而委諸草莽仁者弗



爲也聞者歎服

駁耕錄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叢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



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

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純

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西京雜記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士

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

哉 北堂書鈔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

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

友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

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春祐

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

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

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張升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

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 盛弘之荊州記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由是顯名

陳羣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禰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其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

文士傳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

釋愁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



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與趙元珪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為友伯慎為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為臧否伯慎問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心變華陽國志

范式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

期日後期欲至劭具白母請為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會稽典錄

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鄉邑歡心周瑜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園米各三



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竒也遂相親結定  
僑札之分吳志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  
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  
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  
無外物不足拂其心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攀  
嵇亦鳳舉○秀別傳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  
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裴瓚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  
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

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  
事訖去遂隨車問嵇姓名嵇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  
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  
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  
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

山陽

嵇紹趙至敘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琅邪王衍隴  
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  
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



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魏書

謝尚書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怪問之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劉繪與張融周顒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

### 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元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本事詩

陸贄年十八張鎰有重名請爲忘年友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

金蘭簿

宣武盛事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侯  
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  
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  
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  
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  
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宗承字世林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羣魏武弱冠屢  
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  
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總朝政乃謂承曰

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

楚國先賢傳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  
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  
漑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  
璆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

呂紀○以下箴規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  
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  
之懷

墮音多懷音窠出衝波傳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纒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

說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頗有  
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詒之曰昔韓盧之取  
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  
術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  
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  
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  
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  
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  
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  
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  
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



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蕃乃謝滂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垂乎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



風聞以察察為政耶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美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寔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逸少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其言論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歿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君炫此車服何為乎挿杖而芸不為之顧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



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  
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  
因呼小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  
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  
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  
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理  
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  
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  
門荷蓀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  
而疏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  
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  
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絜其身而亂  
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  
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  
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  
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  
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  
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



與俛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王摩詰集

其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爲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於嶽巖之間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革子爲賢推衣糧與之二子遂歿其思革子往見楚王楚王旨酒嘉殽設鍾鼓以樂之革子愴然憂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嶽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餓而歿今王雖陳殽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



收二子葬之以革子爲相

琴操○以下篤誼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井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 公終身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西京雜記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徃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

華陽國志



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外  
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  
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  
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  
今送錢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東觀漢記  
范史雲丹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  
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

史雲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  
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

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亾後文季  
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  
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范曄後漢書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  
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  
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曹操祭故太尉橋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  
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  
痛勿怪雖臨時戲咲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肯爲此



辭哉

三國志注

孫拯門人費卿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寃拯曰吾義不負二陸外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豪不爲加禮又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之文寶雅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庭下鼎臣徐下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間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



焦氏類林卷之一

卷之一

焦氏類林卷之一





